

皇明史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七十一

徐趙張列傳第四十九

東莞趙鼎衡著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也嘉靖二年進士第三人授編修是時上欲考正一代禮儀求嘉請去孔廟王號階條三不必五不可疏上之上以其倡搖國是斥之外爲延平府推官三載進浙江僉事又三載轉江西副使皆視學政會選官僚召入爲洗馬兼侍讀尋內艱起國子監祭酒轉禮部右侍郎改吏部兼翰林院學士陞禮部尚書仍兼院學士入直無逸殿加太子太保二十九年虜薄

都城分宜當國不能借一籌猶緩語上曰饑賊耳不足
患階曰傳城而軍殺人若刈管何謂饑賊是時虜有嫚
書求貢上問書安在嵩出諸袖曰禮部事也上乃問階
階曰賊重且深矣不許則我戰守之具一無所有許則
彼逞而厚邀我上曰苟利社稷珠玉皮幣何愛焉階曰
要有重於珠玉皮幣者能許之乎上悚然曰卿策之遠
矣雖然當何處階曰請計緩之上曰何謂緩階曰請遣
譯者至虜所詰其書非番文皆漢文朝廷疑而不信令
暫山邊用先虜酋例貢馬行賞互市往返數日則我城

中之備完而援兵日益集虜必退不退而擊其惰歸可
十全上曰卿言是虜尋以飽去上自是邊疆有警必咨
詢階又明年遂以邊功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滿三歲
加柱國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滿六載加少傅改
兼吏部尚書入直西內上分郡國所進五色芝授入直
大臣練藥進御謂階曰卿政本所關不相溷也階惶恐
言人臣之義孰有過于保天子萬年者且非政本而何
上乃亦授之芝階念今可以得上意者惟此耳上亦察
知階忠謹且聞嵩子世蕃淫縱心惡之漸疎嵩有所咨

問不及嵩而之階加太子太師進少師四十一年御史
鄒應龍論嵩去於是階始爲政署三語懸示閣中曰以
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九卿
科道見之拱手加額善今不似分宜時矣階盡反嵩之
政每票旨輒請少輔同擬示不自專廣寇張璉平上以
運籌功歸階辭不受賞十五年滿加上柱國廕一子尚
寶司丞階辭上柱國是年熈乞致仕階獨當國不自安
疏請增置輔臣上不允階曰機密之地非臣一人所當
獨居國務不敢辭難有負上恩所以不敢久用首臣者

爲主權國政計耳往日閣臣居首者不時乞骸骨入主
欲留則留之不欲留則不留不敢據此位爲私物使恩
威常出於上而紀綱法度不至爲久而專者所攘乎上
於是更進尚書吏部嚴訥禮部李春芳俱兼武英殿人
學士與階協理機務二人入且嚴事階不敢當僚案有
所斷決唯唯而已訥尋謝政去上復進尚書郭朴爲武
英殿大學士高拱爲文淵閣大學士朴與拱皆河南爲
鄉曲相權甚拱入直以未有子每寅夜潛歸上一日病
頗甚拱盡歛其直舍器服書籍出之給事中曹應嘉遂

以是爲拱罪論拱會上疾不省遂晏駕穆宗嗣位會當
考察應嘉旣以吏科都給事中參預而復有所論救一
二同官於例爲迂拱遂以是得反刃應嘉朴爲擬旨斥
爲民階欲寬之不敢爭已而言官皆上疏論救語多侵
拱階乃改從外謫拱大怒面訾階結言賂必遂已而後
快階遂引疾不視事四上疏乞骸骨有御史齊康者拱
之門人也復受拱指論階於是九卿大臣及諸言官交
章上請留階醜詆拱不容口拱不獲已亦引疾上乃外
謫康予拱歸而階始出視事言官尋復攻朴朴亦以是

冬謝病去人頗以階爲甚拱去而上時時齒及之言常
旣逐拱而德階氣益張事無大小好與上疆爭上亦不
能堪矣而是時上好遊幸中貴人亦咸得言及外廷政
事一日中旨下掌兵以內臣呂用高相分監團營兵部
不肯奉詔上怒趣內閣草勅階曰團營之有內臣也起
于景帝先帝已於二十九年裁革久已無營可坐望陛
下以先帝爲法如必復用內臣必取先帝所定營制盡
更變之臣等不敢恐聖心亦有所未安也上乃止已又
命修內教場勒中貴人習騎射階持不可亦止時階

頗生事階每以故事裁抑之一品九年拜滿加伯爵俸
固辭上欲幸南海子諫不聽遂乞避位章三上求罷不
允二三同列偕過階階問諸公何不爲階擬旨見俞諸
公謝不敢階曰公等今不擬而令異日諸閣擬之乎竊
恐先帝四十五年收此曹權歸閣中萬一復失之可惜
也階旣視事亡何科臣張齊復露章劾階奸利六事階
遂懇疏乞休時江陵方入閣遂亦不欲階久居上言內
臣李芳得旨允之階歸踰年拱復起時有邵樛朽者江
南大俠也樛朽聞階免歸走華亭謁之持一劄受閣者

聞者以布衣故傲睨良久乃爲通樗朽不懌及入見階
殊無賓主禮意樗朽嶢嶢大言曰邵先生爲若計來若
乃倨見先生余且去若無後悔乎階元貴久不聞爾汝
聲訛曰若安所爲老夫計也樗朽曰能令若入相耳階
益訛以爲狂噉曰若一身落落不克自計而爲老夫計
且而安能以相授人乎樗朽曰若井底蛙耳安知神龍
屈伸變化乎吾且去遂去走河南見拱拱室卑淺間樗
朽通謁大豪爽曰此快士也倒屣迎入坐上坐縱談天
下大計及古今豪傑痛飲達旦樗朽喜而語拱曰公能

費二萬金使復相可乎拱謝曰顧安所得若多金且休矣樗朽曰不必公金公善中貴人陳洪得公數行以謁洪金可立辦也時洪已領司設爲大璫樗朽持拱書謁洪洪言司禮共爲盛舉於上遂召拱拱起兼掌吏部因論今之所起大禮大獄得罪諸臣以及商政而待先帝大不道拱意直欲上援遺詔追論階死階故不善教子先帝鑒於蒿子世蕃常諭閣臣教子大學士熾曰臣無子可教階曰臣長子璫嘗獲罪幸陛下矜宥今在家餘二子尚幼上曰有子不教何以不爲世蕃階惶恐叩頭

謝璫罪不知云何官太常卿與弟少卿琨皆貪鄙好權
利階在政府二子置有私邸燕市中可數萬金階不知
也有奴賈于蘇頗橫太守蔡國熙故廉潔士嘗以法外
窮治之不少假階家居其友人王畿規之曰田至二十
萬盡損諸階唯唯而子姓共短畿曰是且焚民財爲
作說客耳階亦唯唯畿復詰之階曰小兒輩意殊不漸
畿曰子何溺兒女子言不能以父制命哉行見子之及
於禍也至是給事中張博拾其三子所以侵奪民田狀
爲拱吠犬論奏之青下按臣逮治拱乃復起蔡國熙爲

蘇松兵備副使松民附影相関十百爲群排階門剽竊
迭榻捶擊唾詈階俛首無一語數閉戶自經爲家人制
之不得死蔡國熙盡羅織其事附爰書階三子皆坐戍
子姓僕從內外親黨株連無孑遺沒其田六萬畝按臣
以聞階從困中上書拱辭頗哀拱心動乃令改讞國熙
聞而變色曰高公賣我使我任怨而自爲恩亡何拱遂
階事乃盡解三子皆得復官家人不麗一笞杖張佳胤
爲巡撫益務爲調停繩奸宄之擊階者高拱新卿人字
肅卿嘉靖二十年進士拱有才氣而性剛愎旣位首輔

官以無前惟意之師昌言于朝曰老臣謬膺托孤之命
社稷宗廟事重不敢不竭股肱之力今而後凡有傳奉
中旨以及府部章奏皆宜公聽並觀傳諮詳覈成折衷
于老臣以復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之義是時中貴人
保內握幾務交關兩宮拱欲去之以清宮禁保知之遂
矯中旨先逐拱忽以昧爽傳制皇后懿旨皇貴妃令旨
皇帝聖旨曰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御榻
同吾母子三人受遺命東宮冲年賴三先生竭忠輔佐
以安社稷今大學士高拱攬權擅政朝廷威福輒敢自

專不復知有主上罔測其意欲何爲吾母子驚懼不安
高拱令以少師中極殿大學士卽日出京回籍其諸大
臣受國厚恩各宜洗心滌慮毋蹈此轍于是縱騎兵卒
踉蹌迫逐拱僦騾車過行囊篋奪攘無遺大臣去國蓋
未聞狼籍至此者歸六載卒又二十餘年乃得贈太師
謚文襄階歸一十五載而年八十天子遣行人存問明
年卒贈太師謚文貞孫元春舉進士爲光祿寺少卿階
有二語成元春曰無競之地可以遠忌無恩之身可以
速謫元春奉爲守官之訓云

論曰嘉靖之季天子齋居西內階爲宵揆日撰玄文以
稱上肯孔子稱所謂大臣以道事君殆不然乎雖然省
階所署政事堂三語雖古賢相何以加諸繼事莊皇群
瑞方燭寢不能燃言路大張上爲止輦亦庶幾乎一代
之名相哉可恨不才三子愛令智昏乃至忘其舐犢之
醜爲之閉門祈死上書乞憐亦足哀也夫三子所不能
爲世蕃者一間耳此不干竊于朝廷亦每侵牟于百姓
故知敗類者同其處矣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遂階獨
不能以止是戒其子乎孫叔敖將死囑其子曰王數欲

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寢
丘前有姪谷後有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叔敖死于窮
困而召薪王召而封之遂請寢丘食十世不絕嗟夫階
田二十萬能如寢丘四百戶乎

趙貞吉字孟靜內江人也嘉靖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是時上稍惑志方士貞吉疏請敷求真儒言聘
徵之典乃祖宗舊章至于列聖亦有令甲英宗朝嘗聘
江西儒士吳與弼矣憲宗朝嘗徵廣東貢士陳獻章矣
矧上帝篤生聖明應期御世真大有爲之君也則何爲

而不生名世之臣與之相應相求也哉故曰雲必從龍
風必從虎聖明既作賢哲快覩乃今遲久而未相遇者
無亦求之有未至也乎蓋文藝之科有司之式可以旁
搜中才而難于坐致不召之士也故必有涓涓傳巖之
事而後足以當今日大有爲之運臣請以商周之事明
之昔周之文王承累世之隆基嗣太王王季之盛德西
土君子當必滿朝而弔民泯一之大業則必付于涓涓
之釣叟商之高宗起于殷道方隆之日遺老故舊應必
足用而鹽梅舟楫之寄必托諸傳巖之築夫當是之時

二賢非有希合於世之願也殷周之制非別無取上之
科也而二后則特超然爲格外之選二賢之旣得遭遇
也則投竿釋錘位登台衡不崇朝而知大業之可定不
下帶而知正學之可明君臣相逢機動神交洋溢兩間
輝映萬代所謂惟非常之士建非常之功惟非常之君
能用非常之士也故不以文王高宗之事望我皇上者
是上負聖明者矣不以呂望傅說待天下之士者是下
誼蒙傑者矣陛下若以二后爲敷求之式則何遠不動
何幽不應以二賢爲得人之準則何取不精何得不其

于求賢而逸于得人得一人焉如呂望而用之得一人焉如傅說而用之則何願不遂何功不成陛下豈聞世無斯人哉燕齊之國尚有管樂炎劉之季亦生諸葛況乎巍巍盛朝中天而立薄海內外豈無一人抱王佐之畧而處者乎臣願陛下廣求真儒而後太平之業可期也若果求真儒也天下事自有任之者矣何待於臣
竇告也乎疏上慨然有國無其人之感焉閣臣見之皆不憚二十七年崩薄都城是時貞吉遷右春坊右中允攝國子監司業房執御腕內臣八人去俺酋跪坐曳帷

謂曰若歸見天子好爲我致書許我三千人入貢則解
圍不且歲一虞而郭上命百官集議日中莫有發一語
責吉獨出抗言曰此不必問恐後生懦夫關不解事多
言可許則三千人入城恐烏蠻驛中莫之容也虜敢深
入震驚官闕不務驅逐而畏其恐喝許之入貢何異城
下之盟斷不可也檢討毛起曰事棘矣姑許之使出塞
而後却之若何貞吉叱之曰謬語中貴人入以聞上召
二人入對西內貞吉先謁相嵩西苑在中嵩辭不見貞
吉怒叱門者會趙文華趙人顧謂貞吉曰公休矣天下

軍官徐議之貞吉怒罵曰汝權門大何知天下事尚聞
大恨貞吉貞吉見上大言陛下宜御奉天門下罪已詔
追獎故都督周尚文功以勵邊帥釋給事中沈束之獄
以開言路且士卒不力以主將多冒首功耳今誠募一
首予百金捐十萬金虜且立盡矣上聞貞吉言壯之嗾
已啣恨貞吉即請擢貞吉左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
領勅宣諭行營將士賚五萬金往募首功然不予以督
戰事權統攝諸將行事尚蓋特齟齬之將甘心焉貞吉
單騎出城首請總兵仇鸞次過諸將付首功金宣上旨

激勵諸將人人陽喜諾大殺賊即語以奇畫不聽遂還
復命虜退上追念貞吉初何骯髒第爲申理周尚文沈
束而齎金不能得一首功又何往誕甚也詔杖九十謫
荔浦縣典史久之量移徽州府判遷南部郎歷南寺司
卿佐久之入戶部爲右侍郎甫四旬嵩嶺言官論之去
隆慶改元起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
上新登極初幸學祭酒當坐講時推貞吉攝之上見貞
吉音吐鴻鬯言論侃侃心屬之問知爲新起用臣益喜
令克日講尋遷出爲南京禮部尚書上顧講筵不見貞

吉召還禮部兼翰林院學士攝詹事府事仍爲日講官
明年入爲文淵閣大學士參預幾務以吉稽首陳謝言
上曰臣覩近日朝綱邊務多有廢弛臣欲捐身任事未
免致怨惟陛下主張于上容臣得以盡力臣誓不敢有
負任使上曰卿其盡心贊理貞吉旣以八月入參大政
九月虜寇大同總兵趙司棄城走且以捷聞按臣叅論
之貞吉欲正其罪兵部尚書霍冀及閣中三輔臣皆不
肯貞吉曰國家之事最重者在邊防若大同一鎮功罪
不明則諸邊視效皆怠玩不復可整理矣吾備員密勿

尚不懷慙而思退乎遂疏請解輔職退就講官修舊業
上慰留之貞吉疏請遵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言我朝
內外衛兵分隸五府乃高皇帝定萬世太平之計俾免
前代強臣握兵之害其爲聖子神孫慮至深遠也永樂
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之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
神機二營附之因號爲三大營其實皆五府之兵也夫
我太祖分府以設將則權任不偏而得將將之法我成
祖分營以統兵則分數易明而得將兵之法此祖制之
盡善所當世守者也嘉靖庚戌嚴嵩欲爲賊將仇鸞之

地請于先帝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之
印而授之于鷹夫于五府之外而別立一廳則盡變太
祖分府之意矣以十餘萬之衆而統于一人則盡變成
祖分營之意矣向使鷹遲于伏誅則時事之危未可測
也鷹誅而以鎮遠侯顧寰代之寰惟知退讓自守以保
勲名以避嫌忌耳然而營兵則日弱矣將強而如鷹則
有不軌之虞將弱而如寰則有不振之弊國家與強虜
密邇而兵將不足恃誠可爲之寒心矣臣愚竊謂分府
設將之制未易卒復而分營統兵之法猶可遵行請將

凡操官軍九萬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分統之責令開營教習依法訓練仍以文臣巡覈之春秋校閱將官之能否軍士之勇怯技藝之生熟紀律之嚴縱皆得奏聞而賞賚罰治行焉務令五營齊成精銳先將戎政印收入內府有事則領勅掛印而命將于閫外事完則繳勅納印而歸將于營中太阿之柄獨持于上而輦轂下常有數萬精兵可戰可守聽調聽戍隨所用而無不宜矣轉弱爲強之道實不外此今若徒徂于戎政廳之設而不遵祖宗分府分營之意則將權重而邊圉

愈多兵不敢練也卒伍混而分數不明兵不可練也責
任歸于一人而觀望推諉者多兵不能練也夫與其握
兵權于一人坐視其廢弛以趋于弱孰若分其權于五
人令其各自操練互相奮勉而漸趋于強以壯國威也
哉上下其議兵部兵部尚書霍冀故與貞吉不相合謬
其說曰京兵之訓練不在營制之更張在將佐之得人
沮弗行上特加貞吉太子太保兼掌都察院事上有所
不悅於言路詔吏部考察科道官貞吉疏請止之弗聽
時大學士高拱兼掌吏部貞吉因以都察院得共事兩

人平日相引重顧拱性迫急不能容物而貞吉又素信
直意氣不相下會察日遂以去留異議大相詬拱恨甚
吏科都給事中韓楫拱門生也於是爲拱上疏論貞吉
與貞吉與拱各任氣爭論俱求去上知兩人不可並立
遂允貞吉歸拱乃裕邸師臣上故慰留之然吏部權拱
不能辭也貞吉歸復貽拱書曰僕抵家閉戶追思往咎
慨然嘆曰今之世惟公能知我惟公能護我亦惟公能
恕我往者合聚歡若骨肉一旦乖隔即成參商是貞吉
之罪過薄德甚矣然細思之貞吉與公比肩出入言事

月未有一言之卻貞吉雖不肖然自謂惟我爲能翼助
於公嘗語公曰大有之世惟匪過於盛可以免咎夫子
曰善處此者可謂明辨哲矣夫哲人知機知柔知剛知
微知彰遜處雍容上信下從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矣
又何必極其意之所之而後爲快哉又嘗語公曰數十
年來人臣黨比成風其欺罔君上賄賂公行綱紀蕩壞
以致府庫空虛邊防廢潰人才風俗陋弊已甚公稟扶
與清淑之氣剛毅爽朗文章蘊藉具八面應敵之才居
皇上賓友親臣之任振而新之在此時矣不可讓也僕

雖庸劣願效鉛刀之割自列于散宜南官之儔以佇觀
公勲庸之焯茂夫此二語者僕常常而言之公亦常常
而聽之今猶在耳也嗟嗟僕欲以此義佐公安知竟以
此得罪耶然僕自謝事別來終不敢以纖芥有憾於公
拳拳一念猶慮公舉措萬一或過則社稷奚賴焉故茲
再述前言以獻于公前其用意區區迂而可笑又如此
韓子曰人臣尚同非國家之利古之君子不盡以同爲
貴也嘗觀宋相韓范富三公在位議政未嘗盡合韓范
于西事大相矛盾富議高郵守事有異范公因漸解去

神富議激事終身不合富公老猶慄慄焉故知古之君子以不一切扶同爲正也僕身已老行將逃禪寂以消餘景耳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又豈至借此獻諷希他望哉惟念公高明慈恕必能終始知我又惟善人能受善言惟賢者所當責備故敢援筆不休唐突記室以自附于士君子之義惟公亮之復有書與張居正曰僕嘗自謂早歲識公如永叔之服子瞻也晚年視公殆深源之比安石矣夫虛名沾薄自喜之於沉毅雅度者直霄壤耳抵家與邑中士人道中朝人物謂之曰我張公者有

留侯之智略具謝公之襟量他日必能殫忠竭思爲我
壘上成太平之美治吾儕耆散自合山林耳無不舉手
遙敬公之譽望殆揭七星之芒寒矣僕歸檢舊書及初
服仰思偃息止五柳村中人物日者誤入九棘三槐中
祇益暴其苦甚僇墮耳公應笑而憐之必不棄也必不
罪也僕蝸處護生幸有青眼故人在九天之上撫松鼓
腹安枕卧矣又何患焉歸二年上崩而拱遂居正當國
萬曆四年貞吉亦卒贈少保謚文肅

論曰趙貞吉亦一塊竒之士讀其請求真儒一疏睨視

一代之朝紳何英雄之欺人也比及庚戌追念往日
君之言士有薦揚之畧能斬胡酋之首以懸于太白
旗者何人哉赫赫天朝不得借一骨樂于燕齊之小
真可爲之於邑貞吉自顧其身徒負請纓之志且不
于蒞浦之行豈命也夫迨至入參密勿總攝臺綱已
于商王夢養之秋所與共調商鼎者乃在於剛愎自
之新鄭顧昧師濟之義一以意氣相加遺其去克諸
謀之風亦已遠矣往昔所稱休休有容之度豈猶愧於
一个臣乎

張居正字時大江陵人也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諸吉士多談詩爲古文居正獨不屑也潛求國家故典以與近日時政有取衷之院學士徐階時已

八輔之器矣留授編修久之遷右春坊右中

領國子監司業事時高拱爲祭酒拱自負以裕邸受經師必且相而謂居正材且勝我歡相得已而居正還理坊事遂選侍裕邸講讀王數心屬之邸中中貴人李芳數從問書義頗及天下事甚相善也裕王旣卽大位邸中故講臣皆進內閣預幾務居正以院學士進吏部左

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總裁世宗實錄同知經筵其秋進
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時閣臣六人徐階最爲老
宿居首揆與李春芳皆好折節禮士郭朴陳以勤皆重
厚長者獨高拱狠躁而以不容於言路尋引去居正最
受排獨謂輔相體當尊重於朝堂倨見九卿他亦亡所
一納深中不露朝士多畏憚之其威望重於他相上疏
言大事一曰簡議論二曰振紀綱三曰重詔令四曰覈
名實五曰固邦本六曰飭武備上褒諭下部院議行疏
中皆慨于世宗末年政體日漸陵夷亟欲一振刷之未

能也已而拱去而春芳代趙貞吉尋入位居正下然自
召長輩間呼居正張子有所語朝事則曰唉非而少
輩所解居正內恨不復答而與中貴人李芳謀召居
拱俾領吏部計以扼貞吉而奪春芳政拱至春芳去貞
吉不能爲拱下亦去一時同事諸閣臣去且盡獨居正
與拱兩人在然拱甚狃淺居正已弄干殿掌中矣言官
先後抗章極論拱拱客言居正實使之拱面斥居正數
甚口居正頰赤強笑謝罪而已亡何上晏駕司禮監貴
人馮保數爲拱見抑素恨拱遂構於皇后皇貴妃立

拱而歸相權居正上幼冲居正尊上生母本貴妃徽號
爲慈聖皇太后徙居乾清宮俯見上主持國秉馮保稍
楠肺腑內臣居正加左柱國進

以大學士上御

牛其間諭居正曰父皇昔在御日嘗一再聆德音謂先
生也而高拱邪先生幸自愛悉心見輔居正頓首泣謝
自以爲輔幼主然以天下爲已任政自已出而又慮
朝臣既已會大議以峻重其勅諭請於上召群臣廷
傍之勅旨蓋問理道之要在正人心勸阻之機先示所
向朕以冲幼獲嗣丕基夙夜兢兢若臨如谷所賴文武

賢臣同心畢力賜予

其底昇平乃自近歲以來士

習澆腐官方利缺鑽窺隙竇巧爲躡取之媒鼓煽朋儔

公事擠排之而詆老成薦退爲無用謂詭譎便捷爲有

才愛惡橫生恩讐交攻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爲人臣

酬報之資四紅幾至甘不張九德何由而咸事朕初承

大統深燭焚源亟欲上事芟除用以廓清氛濁但念臨

御茲始解澤方覃鈺或及於芝蘭客網恐驚乎鸞鳳

是用去其太甚薄示戒懲儆皆曲賜矜原與之更始書

不云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朕方

始與臣民會歸皇極之路爾諸臣亦宜痛湔宿垢共襄
正道之成自今以後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職毋懷私
以罔上毋持祿以養交毋依阿諛恣以隨時毋溷查暗
訛以亂政任輔弼者當協恭和衷毋昵比於淫朋以塞
公正之路典銓衡者當虛心鑑物毋任情於好惡以開
邪枉之門有官守者或內或外各宜分猷念以濟艱難
有言責者公是公非各宜奮譴直以資聽納大臣當崇
養德享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礪廉隅有退食自
公之節庶幾朝清政肅道泰時康用臻師師濟濟之休

歸於蕩蕩平平之域爾等亦宜垂功名於竹帛綿祿隆
於子孫顧不美歟若或沉溺故常堅守途轍以朝廷爲
必可肯以法紀爲必可干則我祖宗憲典其嚴朕不敢
赦百爾有位宜悉朕懷勅下百官悚慄居正旣當國中
外想望其風采居正一意以其初日所陳六事力行之
首則重考成於部院六科及外撫按凡所奉行章奏各
以大小緩急爲期限撫按不知限部劾之部不如限科
劾之六科不如限則聽叅於內閣一日萬幾卽欲以一
日行之而毋令廢閣內外官復重久任責成功郡國守

所有異等進廷慰勞之六曹積有功能拜卿寺轉
省有司積穀不如數不得陞遷此其用人行政之大凡
也謂國家大事在農賦役不均難乎爲民盡取天下之
土田清丈之俾足國初之故額而不爲增減民無逋賦
官無重歛用給事中楊言之說清驛傳自兩都大臣及
各省方面悉令就民舟車不得濫及置郵中一夫一馬
用提學御史褚鉞之說清學校歲考嚴於沙汰士初試
而隸學官者大邑不能過於十五人虜歲與我互市饒
馬則減民種馬令以其價納歸太僕歲可積金四百餘

萬此又其樽節理財之大畧也居正事取獨斷呂調
張四維先後二閣臣雖共事不敢有所持諍拱手受
而已三四年間弊幾盡剔法紀亦張留都一小閣醉
科臣給事中趙參魯請究治之論頗激馮保意不悅
居正爲降旨謫參魯于外爲典史臺省中多不平居正
亦自忘其操切而莫之顧也於是戶科給事中介懋學
疏五事皆以諷居正奪職爲民御史傅應禎繼言之引
比王安石杖而戍之濱海御史劉基極論其事擅威福
自比於太祖時丞相宜亟抑其權勢防僭逆之萌是正

然其見上俯伏而泣不肯起上下御坐手被之曰先
起吾爲逮臺竟其獄以愆先生臺下詔徼上命內閣杖
之百而遠戍之時物議頗繁剝居正不自安陽具疏爲
解免杖奪職然心終未懽也陸奉常貽書諷其處諸人
太過居正答之曰公抱超世之識尚未知僕所以有鉅
承危之心乎古之賢聖所遇之時不同而處之之道亦
異易大過棟橈家曰剛過乎中當大過之時爲大過之
事未免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傾而安國棟
橈而本末弱矣伊周當大過之時爲大過之事而商周

之業賴之以存雖剛而不失爲中也僕以一豎儒擁十
餘齡幼主立於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自
僕當事一切以尊主庇民振舉頽廢爲務而疾之者乃
倡爲異說欲以抑損主威搖亂朝政故不得不重處一
二人以定國是以一人心蓋所謂剛過乎中處
時者也吾但欲安國家定社稷耳怨惟何足惜乎上以
師臣待居正所賜御札皆不名稱先生或稱元輔居正
有子嗣修得舉禮部上拔爲一甲第二人謂居正曰無
以報先生功貴先生之子以少報耳居正叩首謝尋進

左柱國太傅上將大婚慈聖將去乾清宮返慈寧諭居
正曰我不能視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學勤政有
累先帝付托先生有師保之責與諸臣異其爲我朝夕
納誨以輔台德用終先帝馮几之誼社稷蒼生永有賴
焉賚以蟒衣金幣亡何居正父卒上聞日遣中貴人慰
問起居而一二阿附近臣於是倡言上冲年未能親萬
幾何可一日無相公遂進奪情之說而居正惑矣居正
佯乞守制顧露意於馮保言上固留之於是院部臺省
官皆上章請留居正益無意於奔喪而惑滋甚請不造

朝青衣角帶入閣理政上大婚被紫橫玉以從事百官
箝口不敢言翰林院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
外郎艾穆三事沈思孝咸具疏請勅居正回籍終制進
士鄒元標則極陳居正以元宰而首數大倫何以師表
天下且其人學尚刑名無所利於社稷用深刻之吏沮
豪傑之才遺其親能忠其君者未之有也諸臣疏入上
皆下旨廷杖之獨中行用賢奪職去餘三人皆謫戊居
正初自負其行政久得君專朝臣無敢難之者及于論
者紛紛遂益思以威權劫之無所顧忌已而人言稍平

始乞歸葬其父上允之撫諭之曰朕不能舍先生恐市
傷先生懷雖然國家事重朕將何所倚先生葬父畢幸
即還朝論內閣臣調陽等有大事毋得專決仍馳驛之
江陵聽張先生處分命司禮監張誠供張郊外餞之百
官以班所過藩臬守巡檄使持庭叅吏部尚書禮部使
者趨迎爲前驅巡撫都御史陳瑞鄖陽都御史徐學詩
皆乘素輓輿來會葬旣畢葬而兵備憲臣與分守閫帥
請大閱居正欣然許之服上所賜繡蟒以御大出其金
幣勞賜加等時遼東奏捷上復使使馳諭居正定爵賞

居正爲條列以聞而大學士調陽累疏乞休矣比還朝道經襄陽王出候折簡邀宴居正不欲執臣禮辭不入王強而後可於是直入至偏殿具賓主而出過南陽唐王亦如之抵京百僚班迎入朝上延之平臺予假十日而後入閣巡按御史趙應元以未會葬請告居正之門客僉都御史王篆要脅其長陳爌論紕應元斥爲民戶部員外郎王用汲疏爌阿附權臣且言上今春秋漸盛自宜獨攬乾綱不宜委政於衆所阿附之元輔何者威福者陛下所當自出也一寄之人不謂之旁落則謂之

倒持矣居正怒甚疏言向者劉臺爲專擅之論今者用
汲造阿附之言皆人主之所深疑也小則使臣月大慙
而不自安大則使臣中竒禍而不自保此孔子所以惡
利口大舜所以疾讒說也臣是顧命大臣義當以死報
國雖赴蹈湯火皆所不避況于毀譽得喪之間皇上不
用臣則已必欲用臣臣必不能枉已以徇人必不能違
道以干譽臺省紀綱必欲振肅朝廷法令必欲奉行奸
宄之人必不敢姑息以撓三尺之公險躁之士必不敢
引進以壞國家之事如有捏造浮言欲以熒惑上聽紊

亂朝政者必舉祖宗之法請于皇上而明正其罪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于皇上之職分也上從居正言奪用汲官斥爲民而且累百餘言褒美居正戒飭言者繇是大小廷臣人人俛首傾事居正無敢有出一語者矣上漸備六官宣進太倉金錢居正乃令戶部具列萬曆五年及六年賦入之數而以出數比之常溢進陳御覽且言近日考成之法行徵解不虧顧今江南北民窮甚河南水災輔旱徐宿間民屑榆皮爲粥賑之不可緩乞皇上首樽節于宮中服御可省者省之賞賚可裁者裁

之至于布施以惠緇黃孰若寬恤百姓存活億兆功
尤大也上爲首肯蠲貸詔時下而江南貧家間多巧避
不肯完賦於是選擇大吏精悍者嚴行督責民怨尤甚
居正服除上賜白玉帶一圍大紅坐蟒盤蟒各一襲時
常會試于懋修敬修與四維子甲徵皆中式而敬修狀
元及第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上言時政不便數事陰
詆居正居正怒欲譴之吏部尚書王國光曰譴之是成
其名也國光請爲公任怨出世卿爲藩國長史尋大察
去之先是論居正者穆懋孝元標等已遠戍國光皆中

以考察之例杜不得再用一御史復以它事追坐劉基
謫遠戍尋鵠死其昏詩若此人已知其不久矣上初卽
位馮保朝夕視起居擁護提抱差有力焉小所忤格輒
以聞慈聖而慈聖素誨上嚴切責之甚苦且曰內庭可
笑卽使張先生聞之奈何於是上甚嚴重居正而馮保
意自得所以事上不能一切從順上漸長而厭之時上
左右用事皆貴幸而不韋保之兄凌居正皆請於上削
爲淨軍因勸上戒遊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胤嗣節
賞賚以省浮費却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勤

講學以資治理上迫于太后不得已皆報可於是左右
所親信而他失馮保意者所餘無幾矣居正當上初嘗
纂古君人治亂之事而條治者八十一亂者三十六應
陰陽之數繪爲圖以俗語解之使易曉名曰帝鑑圖說
上之至是復屬儒臣記高皇帝及列聖實訓實錄分類
而成書凡四十款請以經筵之暇進講又請立起居注
紀上言動日命翰林臣四員入直應制備顧問上優詔
褒予滿十二載加上柱國太傅疏辭上柱國時視四維
等若不屑與稱察察四維等事之逾謹而居正則亦已

病矣四閱月不愈盡百官爲祈禱遼東復以大捷聞進
太師尋卒上爲輟朝數日贈上柱國謚文忠於是四維
始爲政而事漸變矣上故所幸中貴人張誠見惡馮保
上不得已斥之外於是復入遂悉以保與居正交結恣
橫狀聞上且言其珍玩寶藏踰于天府上心動於是執
保謫爲奉御居南京籍其家得金銀百餘萬兩珠寶瑰
異以萬計上以是益心豔居正疑其贏積當過於保而
是時言官新進者益務攻居正御史楊四知語尤峻上
於是始奪居正上柱國太師兼太子太師再奪謚而王

家王國光諸人皆以次斥削奪

中行趙

用賢鄒元標等皆召還遷秩有差劉夢贈九祿少卿四
維知海內之怨居正深一切務爲寬大以收人心而法
度漸廢弛矣居正故構遼王見廢遼王之妃上疏辯冤
且曰庶人庫中金寶萬計悉入居正府蓋雙品也上命
籍其家居正諸子則已先焚毀其許竹禁物籍得黃金
萬兩白金十餘萬兩敬修自經死詔留田千畝贍其母
言者益籍籍上復勅法司盡削居正官秩戍其弟都指
揮居易及其子編修嗣修

論曰孔子稱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
觀也已嗟夫矧其有才不逮周公者哉張江陵不可謂
非一救時之宰相也內擁六尺之孤外秉國鈞之重太
后信之至上任之攝行天子之事當其時以視周公之
昔日於成王也非異人任然而二三君子至有何
詆其擅權者何哉嗟夫人主而能剛明獨斷也宰相安
所用權哉使值幼冲之主而權不歸於宰相豈必旁落
於閹寺宮闈嬖倖也而可乎故宰相不可無權要在有
權而不自用耳方周公之初執政天下之權蓋亦不盡

以自收是以管蔡得流言以間其政也故其詩曰風雨
所漂搖予惟音嘒嘒及管蔡誅而後權一於周公周公
一其權而不以自用其權也故其詩曰公孫碩膚赤舄
几几洪範之書曰無有作福無有作威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夫以無作威福之心威人福
人之權要使人無有偏黨反側而已者周公是已故夫
江陵之所以敗失不在收權任事在于有權而自用之
以行其私一失爲奪情再失爲自貴其子弟二三宰輔
雖日托同寮而陪後乘反不得與末議而有短長其所

與同心而圖天下者又皆貪夫憚士若王國光王篆之
屬則又假江陵之權以各行其所私棄仁恩尚奔競公
忠正直之士纍纍無有儀氣積禍怨之極惡得無敗哉
然秉國卜載天下井井則亦收權之明効也雖然江陵
之世士大夫之所爭趨而懼不得當者惟臺閣數年以
來當軸元老一切過爲謙讓自頽無權士大夫之所顧
慮而懼不得當者惟閣宦於乎懼在臺閣猶可言也懼
在閣宦不可言也若徒鑒于江陵之所以敗而分其權
於閣宦佞幸則將焉用彼相哉

皇朝典章考卷之第七十二

道學傳曹節吳陳胡列傳第五十一 東莞尹守衡著

道學傳益始於宋史云史爲濂洛關閩諸大儒相與推
明孔子之道故特表異之粵稽史記太史公雖未問道
然作孔子世家又爲七十弟子作傳未爲不知尊孔子
是時秦火之後申公胡毋生諸儒講論六經乃又列爲
儒林苑聘與孔子同時孔子見之學禮廟之猶龍太史
公以與莊子並列爲傳不得同於孔子蓋古之儒者出
於一入乎儒者爲吾孔子之徒出乎儒者如老子則與

吾儒之道學不共席而談也其後釋氏入我中國後
之士爲吾徒者往往竊釋之似以亂吾真遂與吾道中
分魯韓愈氏出乃復辭而闢之原道一論如日中天而
古之爲儒者醇與疵亦自有分矣有宋諸大儒後先迭
出講學之風雲蒸霞爛上接洙泗之真傳於是道學之
名始彰道學傳所以特標於宋史而異於前史也爰及
胡元儒而夷矣迨我明興於是曹月川先生倡起澠池
河津繼之兩先生固肫肫古之儒與嗣是而胡敬齋陳
白沙陳布衣王陽明三四君子今皆推爲當代大儒因

弟子猥衆亦多名家余故本宋史而爲道學傳使後學
導孔氏者亦知有所師承云爾

曹端字正夫溫池人也端五歲隨父歸一老人出見河
圖洛書還畫地質父父異之父呼群兒語曰吾九歲失
怙恃零丁孤苦又值元末兵戈擾攘救死不贍奚暇詩
書聖賢之道宜其如夜行爾爲我讀書歸言於我我願
行之諸子拜對曰端也可乃命端學十歲通孝經語孟
學庸諸書十一讀尚書十二讀詩十三讀禮記十四讀
周易十五讀春秋十六盡讀通鑑綱目周禮儀禮諸子

百家書十八補諸生爲父著書夜行燭其言一在於破
愚俗正人心其大指歸本于禮教邑民故多信淫祠會
端受攝澠池儒學事上書于令悉毀之永樂八年舉于
鄉明年會試乙科第一人授霍州學正或言冷官非其
好端曰不然古人惟教學半余得是除喜其溫故尚可
知新至霍則與白雲先生同升講席白雲先生先是霍
人請爲賓師聞端至避席去端命諸生敦請與論答甚
相合諸生幸甚白雲先生語諸生曰學不厭教不倦怒
不遷過不貳曾夫子之盛德也其知古今之宜達事變

之節尊所聞行所知區區莫能及之古云經師易得人
師難遭諸生今得人師矣由是諸生悚勵四方來學日
衆其學一以聖賢爲的其教使人易知易從霍人高文
質語人曰吾聽曹先生講話饑可以忘食寒可以忘衣
張方岳行部端出迎不拜張臨之暴甚已廉其學行執
端手曰吾今日乃知曹正夫也大書廉靜二字旌之人
遂稱廉靜先生居十年內艱歸澠池其冬復丁歸一老
人愛一守文公家禮以襄大事廬墓四年諸生復就墓
次而來學服闋調補蒲州西州知府郭晟造馬問政端

曰其公廉乎古人有言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畏
吾能而畏吾公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晨拜手
受教蒲人馮祥嘆曰我自見月川先生聞一言則行一
言見一事則行一事二十二年考績蒲霍諸生爭上章
保留霍先至遂復任霍州端幼喜觀太極圖自作川月
交映圖擬太極因號月川子故學者常稱月川先生端
曰學欲至乎聖人之道須從太極上立根腳刻苦讀書
座下兩足着磚皆穿嘗曰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
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又曰端弱而學儒苦爲流俗異端

所出後數年方漸脫之放之而至于正之歸然尚爲
科舉之學縻之自強以來潛心理學初若駕孤舟而泛
煙海渺茫瀰漫傾洞浩瀚莫知涯涘慌忽艱甚久之
逮知命而後方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焉性
卽理也理之別名曰太極曰至誠曰至善曰大德曰大
中隨意取名不同而道則一而已六經四書之後闡明
開示至當歸一之論惟濂洛關建大儒真得孔孟宗旨
晚年自稱伊洛後學身任斯道力行于躬推教于人進
講諸生雖隆寒盛暑不冠帶不相見或有扣問夜必興

食必輟其勤引俯就類此教官二十七年宣德九年卒
于官年五十九塋于霍蒲霍澠池皆立祠比闕里河東
薛瑄贊其像曰質純氣清理明心定篤信好古距邪閑
正有言有德以淑後人美哉君子光輝日新端著述有
四書詳說性理文集周易乾坤二卦解義太極圖說西
銘通書述解孝經述解儒家宗統家規輯畧存疑錄拙
巢鳴等書大司馬彭澤曰我朝道學之傳斷自澠池曹
月川先生始白雲先生霍人李德也篤學好古有悍客
嫗携女樂造其家去德鑒地數尺易以新土曰祖宗遺

留第宅而被女樂汚之不孝所致也月川最高其行誼
端長子如玉有孝行正統元年霍州節判范禎舉賢良
方正不就也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瑄年十二能詩賦稍長從講
周程張朱書嘆曰此道學正脉也盡焚詩賦潛心理學
每慕張橫渠讀書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中夜潛思有
得輒起燃燭疾書今所傳讀書錄是也永樂十八年父
貞教諭鄆陵因補鄆陵諸生舉河南鄉試第一明年登
進士第適外艱宣德二年授雲南道監察御史出監湖

廣銀場筭中止一性理大全書自隨正統元年初設提學憲臣瑄出僉事山東臨校諸郡日與諸博士弟子負親講鮮山東士人咸呼爲薛夫子瑄爲御史時三楊求一識面不可得三楊故重之端振問西楊吾鄉誰可爲大臣者西楊以瑄對召入爲大理寺右少卿久之振語西楊薛少卿何久不相見西楊知瑄之與李南陽善也語賢諷瑄詣振謝瑄曰原德亦爲是言乎受官公朝拜恩私室吾不爲也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振知其爲瑄也詣瑄前連揖佯謝罪內甚銜之振

姪王山私一武夫妾欲娶之武夫妻持弗肯予武夫本
病死山令妾以毒殺誣妻坐妻死讞具瑄駁還之都御
史王文韶事振劾瑄受賄背律出人死請廷鞫振言曰
是固應死竟坐瑄死繫獄瑄怡然曰辯冤獲咎吾死何
愧手持周易讀不輟已得大臣申救免歸田十四年給
事中程信薦起爲大理丞分守北門禦虜景泰元年總
督松潘轉餉貴州尋陞南京大理寺卿御史劉孜奏瑄
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定君子之儒不宜置之
閑秩乞召供館閣之職俾講學輔導必有裨益上曰內

關係朕簡任非人所得薦者不許太監金英奉使自南京還言於朝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四年秋召入爲大理卿裕陵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是年主考禮闈五月轉左瑄見曹石專用事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侯終日乎遂引疾致仕去歸路糧絕哺西猶未食子愠之瑄笑曰我雖困而道自亨也家居談道四方從學者日衆常以程氏教人居敬窮理接引後學瑄曰存心端坐卽是居敬或讀書思索道理或處事求當否卽是窮理又曰顏子終日不違如愚喋喋多言而能

存者寡矣瑄沉靜簡默講學貴實踐不尚辭說嘗曰自
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書程明道許魯齋未嘗著
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有讀書錄二十卷皆躬行語瑄
曰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盡讀舌今天
下之書猶無益也平生一字不輕與人一言不輕許人
一笑不輕假人我朝道學瑄與曹端不立門戶皆所謂
躬行君子也瑄天順八年卒年七十三謚文清隆慶五
年從祀孔子廟庭

吳與弼字子傳江西崇仁人也父濟爲國子司業事建

文君永樂中爲翰林修撰與弼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
讀至程伯淳亦有獵心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爲聖賢
遂去舉業謝人事獨處一小樓日取四書五經先儒語
錄潛心玩味足不下樓數年每至精思冥會之極文王
孔子朱子夢寐中常見來相訪中年家益貧衣食不給
風雨不蔽躬親耕稼手足胼胝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四
方來學者約已分少飲食誨教景泰七年冬御史陳述
薦于朝詔撫臣韓雍禮聘未起會天順改元石亨謀於
南陽復疏薦上問南陽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

古井 王莫不好賢下士皇上今聘與弼寔聖詔
下 善卿草勅加東帛遣使聘勅曰朕承祖宗丕
求賢圖治亦有年矣永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爲之治
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
古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略爾乃嘉邇在國不
求聞達朕眷懷高誼思訪嘉猷企望丰儀以資啓沃
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而獨善自
豈其本心諒爾于行藏之宜處之當矣今特遣行人
隆詰爾居所徵爾赴闕仍賜禮幣以表至懷其惠然就

道以副朕翹待之意與弼聞命以亨薦不欲仕赴闕
恩賢言于上特授左春坊左諭德更賜銀幣與弼疏
上降旨曰幣以將誠官以命德禮非過也明日召見
華殿上曰朕重卿學行特授官僚煩輔太子對曰微臣
草茅賤士年二十嬰疾日加虛怯以是不能出仕非有
高世之心不意聲聞過情爲當道論薦聖明過聽龍書
東帛天使造門微臣不勝感愧力疾來謝皇上厚恩臣
年已六十有八矣老疾衰朽之人實不能供職上曰
優閑不必辭對曰朝廷之職臺諫之次官僚爲

官僚亦衆不專勞先生賜文綺酒米遣 巨牛王送
館上顧謂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與弼復疏
辭至再上每降旨勞勉與弼遂稱病篤留邸兩月上復
命南陽往諭上意與弼固辭上乃許之復召見文華殿
弼疏陳十事上遣行人王惟善送歸賜勅慰勞曰朕
惟自古英君誼辟莫不好求賢士以臻治理故復位以
小采思先務莫急於此聞爾與弼懷材抱道蒞遯林泉
似遣行人齎捧書幣造虛鳳徵聘爾乃惠然肯來深慰朕
懷煩輔導東宮特授春坊諭德爾以衰老固辭朕

意不允留之數月病勢不已乃知本心非不欲仕第以
能仕
耳於是特允所辭且以手詔勗朕足見忠

愛之誠仍遣行人送還故里賜以銀幣用表至懷復

有司月給米二石以資供膳爾其優游桑梓安身樂道

以度遐齡倘精力未衰尚其無忘纂述以繼前賢輔教

之意與弼既辭歸嘗嘆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治

矢必除之吾可出講學多舉伊洛成語勇於

仕以剛毅慕明道之和易力底渾融陳公甫就學

見康齊辰光初動手自賜穀廩厚其子曰秀才無

只此如何到伊川門下又如何到孟子門下動欲
慕聖賢若此嘗病宋末箋註繁蕪故不輕於著述卒
年七十九清江有陳海雍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逝世
無間康齋雅敬重之白沙嘗以周易疑義質康齋康齋
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適龍潭雨
中簑笠犁田乃延至家與之對榻信宿辯析疑義白沙
嘆服而去龍潭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年二十舉于鄉再試南宮不第
聞吳聘君講學臨川發憤往從之時年二十七居半載

遂歸閉門盡討群書忘寢食三年已而曰雜矣棄書不
觀習靜于玉臺山中又三年已而曰偏矣於是築室白
沙聚徒講學其學以自然爲宗其教使人去耳目支離
之用全虛明不測之神海濱人初聞之駭爲禪而獻章
名日益盛門人日益親成化三年復遊太學祭酒邢讓
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大驚異以爲真儒爲延譽
公卿間而獻章名震京師矣門人初就獻章所居里稱
白沙先生於是天下人無不知有陳白沙者羅一峰莊
定山兩人當世名士與獻章結道學交而給事中賀欽

心獻章論學解組相從進士姜麟奉使貴州特迂道至
白沙謁見出語人曰吾閩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
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人問之曰活孟子活
子王寅廣東布政使彭韶巡撫都御史朱英尤後疏
薦于朝請以聘吳與弼故事起之而吏部言獻章乃聽
選監生井隱士比移檄徵至京師令就部試獻章辭以
舊疾轉增卒不就試懇乞終養其疏曰臣父陳琮年二
十七而棄養臣母年二十四而寡居臣遺腹之子也方
臣幼時無歲不病至于九齡以乳待哺非母之仁臣委

清粹久矣臣生五十有六臣母七十有九視臣之衰如
在襁褓天下母子之愛雖一未有如臣母愛臣之至愛
臣之深者也臣以母恩無以爲報而臣母以守節應例
爲府縣所白已蒙聖恩表厥宅里是臣以母氏之故荷
陛下之深恩厚德又出於尋常萬萬也顧臣母以貧賤
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
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
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欲爲而力
不逮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

之君則下多曲成之士惟陛下以大孝治天下以至誠
體萬物察臣初年願仕之心憫臣久病思親不能自已
之念放臣暫歸田里日就醫藥奉侍老母以窮餘年俟
母養獲終臣病痊愈仍前赴部以聽試用疏入明日授
翰林院檢討詔令親終疾愈仍來供職獻章歸至南安
太守張弼與獻章素相重問曰先生學康齋者康齋赴
官不受職先生竟受不辭何也獻章曰康齋先生以布
衣爲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開悟主志
惜時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

康齋意康齋遂決去獻章以聰選監生薦始終願仕故不敢虛辭以釣名自後屢薦不出翰林張元禎就獻章問學獻章曰大學至無而動至近而神虛其本也致震所以立本也答之詩曰寄與了心人素琴本無絃與湛雨詩曰君若問鳶魚鳶魚體本虛我拈言外意六籍也無書或勸之著述曰伏羲著述數畫耳况畫前元有易乎獻章風韻自足動人入粵和紳無不造廬請教雖中官緇流島夷宣慰欣在下風好縛禿筆作擘窠大字出一幅人爭寶之家居寄道味於吟詠嘗與林光書曰舞

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便是鳶飛魚躍蓋其
所有得者在此門人賀克恭嘉魚李永箕增城湛若水
南海張詡東莞林光此其燦然者也弘治十三年卒年
七十有三萬曆初從祀孔子廟庭

胡居仁字叔心餘于人也居仁年三十始棄舉子業從
遊吳康齋之門久之學有進益喟然嘆曰吳草廬言人
三十年前好用功阻學者進路居仁三十後工夫方親
切張橫渠三十後才遇二程孔子言三十而立則後面
工夫更多隱居梅溪山中聚徒講學自號敬齋口心其

衆理主敬則心常存常語學者曰天下古今共此道
大用之則大治小用之則小治小失之則小亂大失之
則大亂誠者爲王假者爲霸竊者爲姦未有捨此而能
濟者儒者只是順其自然之理而已允邃於春秋曰夫
秋天理之準的乃孔子之行事讀春秋便見君是君臣
是臣父是父子是子長是長幼是幼夫婦朋友中國事
狄截然各止其所今之學者只從父子君臣夫婦長幼
朋友上來道方是真實道理處家庭如在朝堂對妻
如對嚴賓居喪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門

爲已不求人知謹于居室嚴于幽獨日有課程記一日
之行事以寓存省鵝衣簞食晏如也其詩曰終日觀書
聖賢在目終日言談不及荆棘若使稊稗弗生何愁五
穀不熟其進學箴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
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天下皆能事此其畢矣所著
有居業錄是時吳康齋以學人鳴於世受知朝廷然
康齋未死後學多遺其意而開然自修布衣終其身人
以爲薛敬軒之後粹然一出於正者居仁一人而已萬
曆初從祀孔子廟庭

論曰吳康齋以臨川一布衣宰臣推轂行人致幣天子
虛左斯不亦桓榮稽古之力乎江門以濂溪光霽倡起
海濱餘干以程門一敬閉門講授今之尊孔子者進二
氏而祖豆之二先生皆出于康齋之門者也乃康齋反
不得入廁于宮牆之列何耶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番禹張贖之知撫州也康齋訟第
求田公庭囚首天倫已薄講學奚裨何怪乎張廷祥之
上告素王而按兵以待也今君子故無柰焉然康齋能
以道學名豈乃父爲太一名師或得之廷訓者深乎